

世界的形象

张锐锋 著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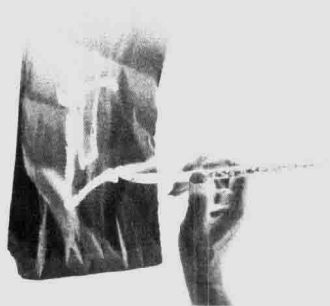
新散文系列
大家
文库

云南人民出版社

新散文系列
大家文库

世界的形象

张锐锋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 非

封面设计：西 里

世界的形象 张锐锋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5 字数：81 000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 000

ISBN7-222-02787-4/I·714

定价 10.80 元

天上人间的一切声音，我全听得见
——爱伦·坡

几年前，我曾在一个贫穷的乡村居住过一些日子。我常常在早上到村边的小路上散步，一切都是我所预料到的样子——马车轧轧地穿行于由各种渣滓铺筑的凸凹不平的路上，驭手的脸孔一成不变而僵硬地汇聚了以其一生累积的皱纹，像枯树的表皮一样离我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马蹄的踢踏使路面上的灰渣飞溅到我的身上，它的节奏有如时钟。农夫们扛着木犁走到地头，放下肩上所荷的重负，然后抽起长长的烟袋——烟雾开始从嘴边升腾，他们从那烟雾所掩饰的景物里所看到的乃是四季轮回给人的虚幻安慰。时光似乎会年复一年地反转回来，但事实上又一直向前，它的箭头一直将人的目光引向黑暗的靶心。儿童们背着书包到邻村去上学，他们对自己所走的路似乎是熟悉的，但从他们从小就失去表情的脸上看去，他们的脚步每一次收起和落下都是陌生的，仿佛他们每一夜的恶梦都是相似的，但实际上又不相同。他们一次又一次将那些似是而非的夜晚里所发生的事情忘掉，因为那一切确实不曾真的发生过。农家的街门总是打开又闭合，在那开合的暂短时间里，露出里面的果树、鸡群和寂静的土房，它们被一张农妇的漠然的脸遮

住，又复归于木门之后。它们像一些不便明言的秘语，在人的舌齿前晃动了一下就又咽回到肚子里。那么，这些话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不说出来？也许一切就在那即将显现之时被顿然遗忘。

我是一个散步者，又是一个观察者。在这乡村的路上，我并不全然专注于自己的脚步，因为时空里更为隐秘的脚步在我的脚步之前或脚步之后回荡，我必须关注我的前面和后面发生了什么或正在发生什么。在太阳出现之前我并不能看到我的影子，那是因为更大的影子遮挡住那些本属于我的事物。我看到旷野里乳白的地气冉冉上升，然而那其中的每一丝缕都清晰可辨，就像地上飘荡着白色的长鬃毛。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壮观的景象，孤独的田间劳作者并未被这乳白的纱幕所淹没，而是那些在缓慢的动作里耗费自己的人显得更加寂寞，仿佛是一些分散于更大空间的、只在梦幻里闪烁的魂灵。事实上，在时光的曲线上生者与死者并无界线，中国古老的智慧似乎早已察明了这一点。其缘由是时光涵盖一切。我看到生存者犹如皮影戏一样仅仅闪现于幕布上——老牛打着喷嚏拉着弯曲的近似于简笔字的木犁，仿佛是静止的，因为旷野的广度使我的视觉失去了真实感。耕田者的鞭子挥到半空又久久落不下来，只有一部分农田的颜色变得浅了一点，它或许证实劳动的意义并非虚空。

我渐渐地接近了邻近的村庄。地气广阔的丝缕使我看到了大地所隐藏的哺育者的力量，看到了庄稼与草木萌动的秘密。可我也从那乳白色之后看到了一座著名的商人的住宅，其高耸的屋脊和围墙有如年代更为久远的古堡，那便是山西省祁县境内的乔家大院。我的心仿佛被一柄短匕刺中，感到了一阵疼痛。我没想到在这贫穷的土地上能够看到昔日的富贵，昔日又离我们如此遥远。这里竟然变得如此安静，就像根本就不存在昨日一样。然而昨日分明是有的，它以物质的巨大规模告诉我们，它从来就不曾

消隐，只是我们的目光匿藏于距离之中。昨日不让我们看到，只让我们知道它。那么，昨日的昨日呢？更为渺远的时间里，我们曾经历了什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并不是那时所看到的。那时我们又看到过什么？农夫们在田头抽着烟，眼睛呆滞地盯住一片空无——禾苗尚未萌生，他们盯住了什么？一个年轻人驱赶着一群牛从我身旁走过。他的手中捏着一根木棒。牛群行路的速度是缓慢的，但那笨拙的动作里含有来自遥远时间里的力量。它们的颜色和形体都是一个谜，弧形的犄角仿佛合拢着什么，而混浊的眼睛里完全缺乏那头顶上的事物的暗影。它们仅仅被设计为力量的图形，因而它们在我的眼中变得抽象。其实，人们早已丢弃了形象给人的种种迷惑，直接将抽象的线条和图案植入我们的生活。比如说，人们曾试图用人工的方式建造那些抽象的东西，他们看到了主宰运命的真正形式原是存在于形式之后的，就像人的骨骼乃是存在于人的肉躯里。

据说，我所看到的乔家大院恰好有这样的初始意向，如果人们从高空俯瞰，那庞大的建筑群正好构成一个“囍”字。这是一个人为自己的愿望所特制的汉字，其中含有我们一切复杂的祈求。它意味着人的欲望的终极满足。当年的主人就居住在这样一个抽象的汉字里，但他不可能在地上看到这一特殊汉字的形状。他看到的只是一间又一间房屋，一个又一个门和窗户，以及走廊、通道和由各种数目构成的台阶。他可以设计这个字并将其赋予物质的巨大的外形，却没有欣赏和理解这个字的权利。他可以站在这个字的某一个位置上，也可以在“囍”字所规定的线路上行走，却不能同时存在于这个字的每一个地方。那么他建造这个由一个字组成的人工物乃是为了使自己彻底地迷失于其中。对于任何一个人，一个字已是如此的不可理喻。

我从这一个字的拱形大门进入这个著名的宅院。里面竟然是如此清冷。只有几个寥落的游人转动着眼睛，他们看到的仅仅是

一些砖瓦和木头的构造，真正的构造不为他们显现。它只将一些微不足道的材料放置在外面，以那真实的作为幻像，又以幻像作为真实。当年的繁荣消失了，车马和人声被砌筑到墙壁里，金银的光芒凝聚到尘土的光芒里，大红灯笼被时光摘取到另一世界，只将那木柱上的挂钩置于人的视线里，告诉后人以烛光的易于熄灭和铁的真正含义——光亮要被拿走，而底座却要留下来。我们需要的乃是烛光的照耀，可世界需要的是永恒烛台。

历史的喧哗正是为了其自身的静寂。它曾容纳了那些短暂的躁动，其中包括琴声及金银的碰撞，人的愉悦和悲恸，可在最后，它以自己复杂的笔序将一切都归纳于自己抽象的骨架里。因为那些物质的材料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青砖愈来愈显得黯

淡，石阶上滋生着苔斑，瓦垅间的草叶在摇摆，如同一些不稳定的火焰。这些不引人注目的物象以它们独特的方式显露出信号——仿佛一卷让人窒息的古埃及陵寝里的亡灵书，其中布满神秘的咒语。它不是供我们阅读，而是为了在永恒的寂寞里陪伴死者。对于生存者来说，死去的曾是我们中间的一部分，而对于死者来说，死去就是一切。祈

祷与祝愿乃是以苔斑或草叶的形状来针对生者的呼吸。我们仿佛在柔软的、细腻的风声里谛听到死者遗留下来的物质的弹奏，砖石与木头以及那飞檐和屋脊上的兽形的寂寞歌唱——它们反复地、永不厌倦地将那一个字的释义纳入无声或有声，或许这乃是它们仍然存在于世间的意义。

我缓慢地在那复杂的迷宫式的路径上徜徉。我不可能看清一切，然而我好像听到了什么。我知道，我已踩住了一个巨大的汉字的筋骨，它引出了我心里隐匿着的更多的汉字，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形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原是为一些确定的事物配设的，也许我们抓住它们，就意味着捕获了世界。它们不曾像蝌字这样独特的汉字一样被垒砌在石头里，然而它们乃是在我们的

语言里讲述它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我们以它们来表达生活，实际上乃是文字借用了生活的外形，同时它又将自己藏匿于生活深处并赋予我们以真正的秘密。面对它们，我们只有想象，最后所获得的仍然是想象本身。

我有时注视着脚下的地砖，发现它们已被那秘密所磨损和压陷。包含于时间里的重力无处不在。我似乎感受到，世界不是真实的，它只是以其逼真的形貌在我们的眼瞳里显现为真实。世界又是真实的，因为它以人所创立的文字形象在我们的心灵里显现为真实。我们对一切的信赖不是来自真实事物为我们所提供的证据，而是来自先祖的文字，它赐予我们以不朽的生活。或者说，一切都来自我们自己，正像花的美丽形状和色彩以及它的袅袅香气从来都出自花朵自己，它提炼了土地为其预备的东西。同样地，对于那些属于我们内心的文字，我们的所有猜想都不会脱离文字所描述的事件，因为它是人的心灵事件。我所讲述的并非那文字本身所要讲述的，然而我所讲述的又必定在它的讲述里。就像一片树叶乃是存在于大树上的，可它仅仅是树的一部分——可我们仔细地观察那齿边与叶脉，又发现它是大树的缩影。那么，我就摘取几片叶子吧，在汉字那美丽的形构里找寻我的思想，又在那奇特的齿边和叶脉里观察我们的过去和现在，就像我们俯身于泉源映照自己的身形——我所看到的也许是破碎、扭曲和模糊的虚象，可又毕竟是泉源里显现的我自己的虚象。

第一个字：王

原来写作   斧头的形状

大家文库

新散文系列

八

它对那人世的统治者命名，指示了那高踞于宝座上的唯一者，或者就指那宝座本身而不是宝座上具体的面孔。它不在我们中间却又支配我们的生活，一个不同寻常的字总是要求我们抬起头来，像对着夜晚的月亮那样仰望。王对我们来说是如此重要，在我们的内心里，他既可能是那种代表着凶残、罪恶和非人性的暴君，又可能是我们纯洁的理想里代表着善、正义和公平的仲裁者和实施者。我们需要一个凌驾于我们之上的王，一如那王需要臣仆和人民一样，因为王乃是意味着人间的某种秩序。那么，我们背叛一个王，就意味着背叛一种不合理的秩序，如同某一个王出卖他的臣民，仿佛是出卖他手中的厌倦了的玩物。因为王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便充满了不平等、不公正和不合理，也就充满了背叛和血腥的出卖。一个“王”字所指称的那个本质在现实里是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仿佛是安徒生所讲的一面魔镜：当一个虔诚和善良的思想在一个人内心出现的时候，它就在这镜子里表现成为一个露齿的怪笑。正像这位伟大的童话作家所指出的，这个字，王，已经跌落

到人们的心中并成为一些可怕的魔镜碎片——因而整个世界易于被那嵌有魔镜碎片的心所歪曲。

现实竟然如此令人绝望，人们便将目光投向童话。王在历史或在童话里显现，使我们不能宽恕自己。它既是理想又是罪恶，属于所有人的理想和罪恶。一切变得太简单了，柏拉图讲述这个理想时，巧妙地在王字前面加了“哲学”二字，使权威和理性融合在一起。古罗马皇帝正是以王的身份来认识人类的，他引用荷马的《伊利亚特》第6章的话说：树叶，一些被风在地上驱散的树叶——这就是人类。他又引用欧里庇德斯戏剧里的断片：如果神灵忽视我和我的子孙，这自然有它的理由。因而，这些树叶需要聚拢在一起并回到那给予它们以生命的躯身上，树便是它们的王。人以及他的子孙不愿被神灵所忽视，便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神灵，那神灵便是他们的王。人们通常以童话或寓言的方式讲述这一内心的故事，故事的开篇总是这样——从前，有一个国王……然而人们要表达内心所憎恶的事物，又总是采用软弱的诅咒式的言语：从前，一个暴虐的国王死了……可见，人类乃是笼罩于王后影子里的弱者，他们在自己的故事里失去了背叛的希望。

然而，真实的王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看代表那事实的字的原型吧。它不过意味着一柄斧头。我们在汉字的甲骨文和金文里看到了这个有趣的形象：一柄斧头。可见最早的王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生产工具——或者说是那工具的持有者。它已指明了王者的身份原是森林里的伐木者或卑贱的樵夫。在遥远的昔日，这是我们所崇仰和惧怕的王的真正原型。至少，这是在原初的狩猎时代，人们所崇敬的不是高踞于自己之上的统治者，而是那手持利斧的普通的劳动者。人们便以这样一个字来给予劳动者以至高无上的荣誉。

这个字的发音发 wang，也许这是那劳动者所带的狗所发出的

警觉的叫声。因为狗与斧正是森林里的伐木者或狩猎者的必要的工具配置，而在那劳动者的称呼里，一个显现为文字的骨架，另一个显现为这文字的发声。那时，当这样的劳动者出现在别人面前，狗发出了“汪”的声音，人们便将 wang 作为那人的真正称呼，而要将那人的名字刻在树木或石头上时，“王”这一字型——斧头的形状——他的工具便作为那人的全部而被记录下来。

神所创的历史乃是为了贬抑傲慢者，卑贱者的座位渐渐被升高。也许最早的情形是这样的：砍柴者或狩猎者为自己在森林里划定地盘，将自己斧头的形状刻在他的区域的界线上，他的私欲和占有心得到了满足，并将自己划定的疆域视作不可侵犯的，这或许是最早的王国？人们从那类似于今天界碑意义的符号便看出了那人和他所代表的私有权——劳动者在森林的枝杈上为自己加冕。以后，以及以后的以后，所有的国王便以手中的斧钺作为权力的标志。

看来，王，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关于森林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世界在一开始是如何被瓜分的。现在看来，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有自己的私有域。甚至是狐狸，甚至是猛虎，甚至是渺小的蚂蚁。它们不仅占有，也以这样的占有规定了自己的生存界限。它们以那占有域的大小划分了等级，也许这里蕴含着神明创造秩序的深义。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王就意味着占有与不平等和不公正，但其中似乎又含着深层的隐秘的合理。

或者说，王原是刻在树上的标记，今天它又从树上投射到我们的生活里、成为整个世界的标记。我们曾有过刻舟求剑的故事，那故事乃是以一个船上的刻符指明某物在某时的存在位置，却未能指明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差异，因而成为人们的笑柄。但那刻在树上的记号又刻在了甲骨上，也被铸造在金属上，它也不指明时空，因为王乃是时空里普遍的法则之一，宇宙间万物的秩序给出了它最高的位置，它便获得了从高处飘荡到我们内心的不

朽重力。

王是自由的，又是在界线里的自由者。它是占有者，又是在占有里取得孤独的燧火的人。他是某座森林的主人，他可以布下暗弩和陷阱，只有他明白这些机关的性质和意义，因而他辖区内的野兽感到了王的神圣以及对王的恐惧。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由他所熟谙的秘密技术有关，他乃是藏在黑幕之后的操纵者和控制者。从这一意义上说，王又是拥有关键性技术秘密的人，这些秘密一旦公开，王将不复存在——因而世界的永恒依赖于某些秘密的永恒。

有人曾将王字进行某种结构和象形上的抽象解剖，认为它体现着天、地、人三者的沟通。这种想象乃是对王的统治术的理想的理解方式。因为王是唯一的，因而人们更乐于将他的宝座视为合理的、甚至是神的选择。他便成为天、地与人的桥梁，人们对王的信赖乃是对天、地的信赖，是对那暗藏于不可知之处的神的信赖，否则生活的意义无从谈起。人们便从那最高的、最有力也最简单的字中寻找它的暗喻。可能的情况是，王字由斧形演化的过程，是受到动物界的启示。他们找到了与人间的王相对应的、又能对人世秩序和统治权作出完美解释的神秘的食肉动物——老虎，这种动物的奇特之处在于它额上的王字斑纹。

王是人间最强大的支配者，他的特权体现在各个方面。老虎也是最强大的，它的王国就是人类最早占有的王国——森林。老虎也在数目及凶猛、残忍的生存习性上与人间的王相对应。人们将这一现象纳入了流传久远的谚语：一山不容二虎。在一座山头上只能有一只老虎，就像在一个王国里只允许存在一个国王。从单纯的认识角度出发，人们便将那斧形更改为王字，将那虎头上的天然的神明的刻记，真正地变为我们的文字。这是一种巧妙的、传神的移植。这种移植更符合神的创意。以致中国皇帝的龙

袍也采用了老虎的外表，龙的可怖形象完全可以看作是对老虎皮毛上的斑纹的放大，使那黄色的背景上拥有可视的、具体的生动图案。而老虎身上的纹状图案是模糊的不易理解的，皇帝身上的龙便可以使我们明白一些那图象的确切含义了，皇帝乃是以这样的服饰和另一皮肤来恐吓我们——面对这样的黄袍，我们只能像百兽对待老虎那样，在他的面前长久地跪拜，以致彻底失去自己。

看来，人世间的生活与大森林里的生活是相似的，每一个人和每一种野兽一样都有各自的位置，他们的生存能力与生存地界都是预先被划定的。百兽对于老虎的仰望有如人众对于帝王的仰望，因为那秩序的尖端上必须站立一个孤立的俯视者。神对于秩序的想象、理解和创造性是贫乏的，以致人们难以将人的世界与动物的世界从本质上区分开来。如果我们长久地呆在森林里观察与我们不同的事物，最后将得到令人惊讶的相反的结论——那些事物竟与我们如此相似，或者说，它们几乎与我们相同。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对我们周围的一切重新看待，我们的态度也要谦卑。

一位 19 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曾谈到了森林。他说，在这并不寂静的寂静中，我不知道谁曾对我们说过死一般的森林是生气勃勃的，仿佛要说话。那么，这森林究竟说了些什么呢？这位历史学家不知道了。他不曾看到森林里的景象乃是人间景象的佐证，这个世界存在着多重对称。但他仍然感到森林里的一切是美丽的，尽管有时也是残酷的，这是由于对自己欣赏的缘故，他从中感到了万物生存的美感——他引用了一句印第安人美丽的谚语：把飞虫从火焰上赶走吧，但要把它们再放回到你原来取走它的地方。

这简直是一句不祥的谶语。它看到了火焰的诱惑及它的危险，又看到飞虫的追寻的可怕以及它的愚昧。这极像是对王与我们的关系的暗喻性阐述。我们不正是一些飞虫吗？我们需要火焰

却忘掉了我们易于被焚毁的生命材料。我们围绕着火焰，仿佛看到了火带来的光亮，然而那光亮乃是火的光亮，它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们原本就是躲在黑暗中的，生活并不要求我们必须飞到火焰的旁边，火焰乃是在诱导我们接近它，以便它以光明为诱饵，烧掉我们返回黑暗的羽翼。现在，我们真的需要神明的力量驱赶，将我们放回到原来的地方——可那力量又被追寻光明的人所厌倦。

印第安人的谚语乃是说给我们听的，可我们以自己的手指塞住了双耳。我们只乐意倾听那来自王的声音——斧头的声音和狗的声音。我们将卑贱者抬上高位，又将自己放置到深渊里。可以这样说，生活的目的乃是为了将自己忘掉。接近这样的目的的方式有许多种，其中之一便是通过铭记那王的一切而清洗掉记忆里的其他部分。或者说，我们将自己的生活硬要塞到王的每一笔划里，我们便消逝于一个字里。那个字便成了生活的全部。这是多么可怕，我们却不曾有点察觉。我们不是被老虎的血口所吞噬，而是被它额上的斑纹所吞噬。我们不是被它额上的斑纹吞噬，而是被我们对那斑纹的辨认和理解所吞噬，或者说是被我们的禀性所吞噬。我们既是自己的王，又是自己的仆人，我们又将王赠送了别人，只将可怕的吞噬对准自己的喉咙。我们很渴望别人来解救，又从内心里厌恶那解救者，或者说，我们原本就是渴望被奴役和吞噬的。那么，人们便将那本属于自己的生命视为别人的，因为只有在王那里才可看到自己的意义。人们害怕意义的失落，才不得不依赖（或依恋）那高处的王，情愿将自己的心作为王的幡祭。一个字的产生，乃是为了指明人的天性。

第二个字：朕

原来写作  朕 木舟形，旁边有双手握棍状物

新散文系列

大家文库

四

王是怎样看自己的？王者的想法是奇特的，不太易于被我们猜中。可他总是将自己视为一个位置的占有者，视为那位置的主人，这一点不必置疑。中国古代的皇帝们找到一个独特的字作为自称：朕。为了寻找他与我们的差异，他回避了我们通常所采用的第一人称——我，他说话时，并不简单地承认是“我”在说话，他觉得“我”可以作为别人的自称，但不可作为一个皇帝的自称，皇帝首先是皇帝，“我”仅仅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我”可以是皇帝，但皇帝不仅仅是“我”，两者是不可逆的，因而不能等同。在另一种意义上，皇帝是唯一的和孤立的，他必须找到那不同于大众的唯一自称。在多少万复杂的方块字里，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看中了这个“朕”字。

当他在以龙作为背景的宝座上向人们宣布他的谕旨时，总是以朕作为开端，因为谕旨乃是从帝王起始的。然而帝王所代表的不仅是他自己的旨意，也是这个王国或帝国的旨意。他说话时，乃是整个国家在宣谕。个人的意志在那谕旨里变为国家的意志。